

# 祝贺 吴先生九十华诞

■ 虞言林

吴文俊先生是一位大学问家，在他成长过程中记得有一则报道说。他每次上学时吴老夫人会替他扣好衣服上的中式纽扣。后来又显然可见，他在吴师母的细心照料下，可以不谙世事，专注学问。我自1963年见识吴先生后，吴先生的行止简拙，甚至令人捧腹，使小辈们大开眼界，认识到这位不平凡的学问家。当年吴先生和张宗燧先生成为当年数学所两位未忘赤子之心的大牌教授。

也许1965年的四清运动开始把他拉到凡尘中来。那一年在关肇直副所长的带领下，数学所派出一批人去安徽搞四清。吴先生和我都在其内。自那以后，吴先生离开了拓扑学（后来只花小精力做了一些拓扑问题），并且也开始了他的独立的自我生活料理。回想起来，对他是一个大的转折。记得临行安徽时，他写了一段快板词，第一句是“我老汉今年五十八，……”，大意是服从党的号召，等等。这样的

转变对吴先生而言，是觉醒还是无奈，谈论已经无意义了。但是拓扑学的殿堂中肯定无法留住这位佛爷了。

吴先生逐渐溶入社会。他是很认真的，正如同他做学问一样。四清来到苏家埠，他跟着地方干部去贫下中农家，扎根串连。回来后私下问我：那不是“作包打听”吗？真是单纯之极。这使我想起后来的张宗燧先生的一张小字报“我也要斗私”，简单得可爱。想起来，当年的数学所有这么一些大牌们，寡闻甚至迂腐，一心只扑在工作上，天下有什么难事干不成的？

吴先生在做学问上深沉、勇猛与生活上平直、拙行，反差之大使人惊叹。我想，没有见识过这样人物的人，大概很难想像大数学家是个什么样子的。吴先生在数学疆场居然能不间隙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次次的目标直指对方首脑，旁观者都能感觉得到。他专研过霍奇的代数几何，微分拓扑，容德的天体力学，流形分类的换球术，同调同伦溶合的 $I$ 星函子等等。这些是在他的言谈中透露的，从他简捷勾出的要害中，我们能体会到他花费过巨大的精力，也能猜到一些研究的目标。我们觉得任何一个时候被他撕开了一个口子，长驱直入都是可能的。可惜时机不当，大部分都没写下稿子，仅有一小部分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他是否留有札记或手稿，那可是些宝贵财富。当然也可能因他后来兴趣转移，将它们随手抛弃了。总之那是令人惋惜的。

和吴先生相处的那些年里，先生教会我们鉴赏、理解数学。启发我们去抓住要害。记得他讲了一些令我茅塞顿开的意见，并借给我一本小册子让我发挥去想。用草式算两位数的乘法被称为闪电法，历史上受到极高的评价。不要以为，衣裳不整、流着鼻涕的小儿郎懂得的东西一定是水货。西方的传教士对付泱泱大国的数学国手，选的是三条具体的圆周率的泰勒展式，等等。看来，不起眼的重大发现，卡脖子的狠招应是我们的追求。我很幸运，能聆听到这样的教导，它们一直指导着我在数学世界中的游历。还有一句话，令我难忘。1963-1964年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内出现一个发展数学的大好时机，吴先生说：

“现在什么都齐备了，我们和西方的差距就在于传统。”后来我便很留意传统。我觉得那是一些数学的想法和实践，眼下未见诸于世，甚至我们视而不见，但它们像是一些定时炸弹，随时会爆发。后来我留意收集了一些例子，这都是吴先生教导的结果。也许传统还包含别的意思，我没体会到。总之在那些年里，在吴先生身旁，我强烈感到中国成为数学强国是指日可待的。

吴先生刻苦钻研学问，那是一丝不苟的。我们很幸运能够跟着吴先生学微分几何，从而认识这一点。那时陈省身先生即将回国访问，许多人都在转学几何。吴先生当时对微分几何知之甚少，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吴先生。他能不时点出要害，点出关键的细节。那样的学习实际上是一种享受。记得吴先生的一次讲解中提到：陈先生因高斯一波涅公式成名，缘于他造了一个微分式 $d\pi$ ，那是神秘的。这极大地刺激我的好奇。在阅读吴光磊先生对 $d\pi$ 的理解之后，我又做了一点新的发挥，后来写成了我的第一篇微分几何论文。三十年后，我没忘此事，有了一个简单理解，又写了一篇文章。我满意自己的认识过程，这得力于相信吴先生的真知灼见。有一次在吴先生的书桌上看到一本几乎全新的书，但是有一页密密麻麻地写满批注，当时就倒抽一口冷气。后来就听吴先生谈：陈先生的 $dP$ 是最难理解的。再后来，每当他有新发现，便告诉我们。例如当他看到伍鸿熙的一篇文章，就说那里的 $dP$ 好懂。吴先生不断对 $dP$ 理解的追求，让我难忘。西方人大概不这样，记得卡拉比对美国教授们一次带着诡密的笑声说：那是陈的魔术。笑声过后也就完了。吴先生的不同态度极大地影响了我，在这种理解的追求中不但带来乐趣，而且引导了我的一些研究。

吴先生在他的拓扑学冲刺的那几年里，很着重他的学生团体建设。我只谈1964年前的事。1962年他竭力把岳景中调回数学所，岳因在同调运算方面写出了有建树的文章而颇具声名。岳是我的大师兄，

我从他那里学了不少数学，也算得上是我的半个老师。当年拓扑组内兵强马壮，吴先生对学生的严格和关心给我以深刻的印象。1964年别人去了东北四清，组内只留下吴、岳和我。一次我们三人谈岳新写的一篇关于奇点的文章，吴先生质疑其中的一个论证细节，岳不经意的回答，招惹吴先生恼火，拍了桌子，说：你就把我当小学生好了。我很震动，知道了不可在吴先生面前塘塞，那是不能过关的。事后岳景中对我说：吴先生要求很严，其实对学生很好。当年我不知如何作研究，他手把手地教我。我的第一篇文章讲斯廷若德平方的，就是先生教我陈述和结论后，我去完成的。那个时候，我深有同感，当时吴先生就正在拖着我做浸入嵌入问题。每隔两天给了我一两页的手稿，那是用老式打印机打出来的，还用钢笔填上数学式子。算起来有厚厚一叠。那篇文章后因中断，没写出来。但是那一叠手稿我还一直保留着。我想这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组内还有一位大师兄叫李培信的，看起来在业务上没有野心，因为他不大写文章。但是他的功夫之深、识见之高让我咋舌。我没有料到，一次90分钟的讨论班上，他居然能把谱序列讲得那样的透彻。须知，拓扑学中的谱序列会使初学者满头污水，入门者记不清符号，庸者拿它无用。李的功底由此可见一斑。他不写文章是为吴氏光芒所逼之故，但他深得吴氏真传：不能去写应景文章。后来李大哥终于开出了一片属于他的领地，那里的味道纯正，也带出了颇有名望的学生。这些吴门的老事，只有白头的宫女在絮叨了。

最后衷心祝愿吴文俊先生，吴师母健康长寿。

(作者为苏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